

Erasmus Darwin

日本小泉八雲講演

侍桁譯

——英文學中的畸人之三——

（英文學中的畸人是十篇連續底講演，在一八九九年小泉氏講給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系的，每一篇都不甚長，只是介紹一位作家。他把十篇講演分爲兩部，一部是講十八世紀的作家，一部是講十九世紀的作家，正好每一部包含五個人。這十篇中有兩篇曾收在文學與人生一書中，在美國出版過了；全書的出現只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編輯者是講演者的學生田部隆次，出版處是東京北星堂。

這本連續底講演集，如它的題名所暗示，裏邊所討論的作家，在英文學中確是很奇異的，有一半是瘋子——思想上的瘋子，神經上的瘋子。但同時我請讀者不要誤解，以爲這些人們在英文學中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也像作者自己所說，講英文學史若不對於這些作家給以相當底注意，你的書是不會完全的。

(1)

中國一般人對於英文學的隔膜，是無庸諱言的了；除去莎士比亞，彌爾頓，窩慈窩斯，

(2)

擺倫等之外，而更不知有其他者，決不是少數人。像這種情形，還應當再繼續下去麼？小泉氏的這本講演集，對於這一點或能有所補益，閒空的時候，我想陸續把它翻出來，以給那些不能讀外國語的朋友們閱覽。——譯者）

二三十年以前，藹拉斯碼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這個名字，幾乎被人們忘了。若不是因為他的孫子查里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偉大底聲譽，與我們現時代的相當底發現，他的名聲仍不能復活起來。但藹拉斯碼斯達爾文確實是十八世紀中最偉大底思想家之一。他是太偉大了，以至於直到我們的現代才能理解他。他不似曼得微爾（Mandeville）及其他的思想家，肯招惱他們時代的信仰與私見，達爾文沒得罪過人，但也就是因為這種理由，所以當時很少人理解他的思想。確實也有許多人以為他是個偉大底詩人並偉大底批評家，這一點那些人們是錯了；但是幾乎沒有人以為他是個值得注意的科學家，可以列在意撒克牛頓卿（Sir Isaac Newton）的左右。雖然，這樣才是他真實底地位。

藹拉斯碼斯達爾文生於一七三一年，他的家族在早年的時候曾遷移到 Lichfield 市邑，此處是因為它的中央大會堂很有名的，同時可以使我們想起蔣生（Dr. Johnson）——他以先曾是屬於這裏的。達爾文變成爲一個鄉村的醫生，並且是 Lichfield 裏最好底醫生了；這同

時蔣生正居住在倫敦。這兩個個人很奇異地彼此有相像的地方。達爾文與蔣生一樣地是體格很大，外貌很拙劣，並且生得一臉黑斑。他獨斷的態度也是與蔣生相似。他與蔣生也一樣是一個很優秀底古典學者，喜歡文學家。他也與蔣生一樣地聚集了一個文人的團體——藝術家，詩人，與哲學者——他們看他為一個頭目，永遠稱他為『Lichfield的蔣生』。這兩個個人總沒有遇見過；他們是互相地討厭。達爾文想他自己與蔣生一樣底人，一樣底學者，蔣生對於他的一點也不注意——簡直沒有提過他的名字，使他很煩惱。而同時蔣生這一面呢，覺得達爾文正好是他自身的一個活動底諷刺畫，每聽到『Lichfield的蔣生』這種稱號，他算是煩惱到了極點了。這兩個個人沒有相遇大概是很好，因為他們見面一定會爭吵的。兩個都是很偉大底很好底人；但若是只從智力底偉大這一點看起來，達爾文是比蔣生優越得多。他很少有私見，一切傳統的信仰都不能限制住他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是因為他的這種研究，他顯示出他自己是比他的時代有更卓越底思想。

(3)

但他的作品總是默默沒有人讚賞地傳過來。他的第一部是一卷散文，在一七九四年出版，題名為『Zoonomia』，在這本書裏他以動物生活的證據，試驗着解釋自然律。對於這本書世人的不注意，也一點不能煩擾達爾文。他只是為幾個精選底人們寫的，他自己的小園

(4)

體裏對於他的褒獎使他很滿足。至於他的原理，他很能把它們暫時放在一邊，讓它們隨着時間的進展而成熟。但是有一個時候他發現到，假若這些原理是罩以韻文的外形，比以乾燥底論文寫出來，必更能誘動一般人們的興趣。於是他請求一位青年婦人——她是 Litchfield 他們團體中的，名為安哪許瓦特——把他的這些新定理，照着 Pope 的那種形式，寫成爲美麗底古典詩。他是供給科學底草稿，她把它作成詩文。這部書的題名要定爲是植物的愛。但許瓦特女士只給他作了一篇短序，此外是什麼助力也未能盡，大概是因爲她覺得達爾文的那些植物的定理，不是一位極謹慎底太太所應當管的。它的題材只是論的植物，但是關於兩性的——裏邊包含着許多字的用法，只有那些專門研究的學者才被一般允許。達爾文很尊重她的謹慎，自己動手作了全部的工作。於是產生出了一部最驚人底詩植物園——它是一首用最完整底古典外形寫成的詩，但是它用了過多底隱喻，畫像也過於混亂，所以有人說它是把古典詩汙害了。這本書出現後——一七七九年出版的，沒有人再敢照着 Pope 的形式寫作了。因此所有那些隱藏在這篇廣漠底苦心詩文中的一切研究，自然也完全不能傳於大眾了，因爲這篇作品幾乎是不能讀的。經過達爾文的全生，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再發表，但是他的死後一八零二年，從他的底稿中找出一首詩，題名為自然的殿堂，他的朋友們替他出版了。這裏用詩

所表現的許多定理，有些是與『Nothof's』裏用散文所表現的相同。但是我們敢說這些出版物，離開了Lichfield是很少人注意的；在Lichfield這位醫生確實是被崇拜着，他的死是使人們真誠地長久地哀悼着。

是因為他孫子查利斯達爾文的發明，使人們才轉回地看到十八世紀來，再打開這位醫生的陳腐底書籍——只是爲尋求事實，不是爲看詩。這些事實是帶有驚人底特色。人們從裏邊發現出，所有查利斯達爾文的新發明，他的祖父確實幾乎是全部先論着了，但只缺少一條：『自然底選擇』。在我們現今達爾文主義的一切發明，絕對地沒有一條不是在許久以前在Lichfield早已想過的了。實在的，這位善良底醫生比他榮譽底孫子還預想了更多底定理與發明。如同舉例說罷，他曾預想過原形質的發明。關於這個題目，他的寫作有些實是驚人，他說所有底生命——動物的或是植物的，大概全是屬於同一底自然，從同類底本質產生出來——或者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話：『一種同類活動底纖維』。假若我們能把『纖維』換以『細胞體』，我們將覺得這位醫生完全不錯了。事實上在一八七二年，Von Mohl才發明了原形質。假若你們要想知道，達爾文在一個沒有好顯微鏡的當時，在一個化學尙沒有進步的時代，是怎樣接近了這種發明，我可以介紹給你們一篇赫胥離的論文，題目是生命的物質基

(5)

礎，

(6)

並且達爾文曾反對基督教的與希伯來等的那種『特別創造的定理』——我是說那種古舊底信仰，以爲人與獸與植物所以能成爲現在的這種形狀，全是被上帝獨創的。他主張一切生物全是從簡單底形體所生長與發展出來，他說這是很明顯的。他還說，一個動物的形狀或是一棵樹的形狀，絕不能解釋爲上帝的創造，而是一種影響的結果，所有一切的生物或動物經過了無數年代全應是陳列在這種影響下。並且這樣還不算完。他更進一步地接近了他孫子的定理，他表明說：『在解剖一個人體，有許多種特徵可以指示出他從前底四足動物的姿勢，並且可以看出他現在對於直立底姿勢尚不完全適合。』他更發展他的思想，主張人類應是從變。獼猴類進步來的；藉着一種偶然——或者現在我們可以叫他是一『自然的嬉戲』，在這種猴類裏，對抗底筋骨使手的姆指頂住其餘的手指尖——這樣可以使感覺的意識能有更精細底進化。查利斯達爾文會更苦心地發展了這同樣底思想；但是這位 Lichfield 的醫生只是藉着一種觀察的力與論理底優秀——比他的子孫們全優秀得多——似乎把這些所有的一切都會預知了。達爾文全家族的歷史，在英國天才的記錄裏確實是極驚人底一個，Galton 已經把這作爲研究的題材了。這一家族的任何一份子，在智力上都與一般有些不同；現在活着的代表

(7)

者們，也都是有顯著底功績的人們。但我們仍要疑惑，在現今活着的這些人們中，是否有人能同樣地發展到像這位 Lichfield 的善良鄉村醫生一般優秀；他的心靈底優秀是太超越他的時代了，只是到了我們的現代才能完全了解他。

雞肋集

郁達夫著
實價六角

這裏所收，大都是作者初期的作品，爲一般人所傳誦所稱賞的沉淪便收在這個集子裏。周作人先生批評沉淪時說：『沉淪是一件藝術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而非一般人的文學。有人批評波特來爾的詩論，說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頗不適合於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却能從這詩裏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這幾句話可以移用在這裏。』

李教授

廢名

李教授李方正——李方正平常喜歡人家稱他教授，朋友們一見面便呼他曰李教授。他曉得這是同他開玩笑的，但也喜歡聽，而且曉得大家都沒有含一點惡意，都是高興，大家都是教授。要說真正的喜歡，是李方正教授一齊來，單就教授二字而論，還不及 Professor 好。他看見報紙上稱提倡白話的急先鋒胡適爲胡適之博士，很羨慕，——胡適之博士在社會上的地位他當然是不敢夢想的了，壓根兒就沒有想過，他只是覺得胡適之博士五個字說來尊貴而又親切，李方正於李方正之外沒有別的名字。他自己當初討厭中國的陋習首先廢去了「字」！倘若他也有一個外號，那就不必說李方正教授——他是一個 *Mr. A.*，所以由胡適之博士一联想到不必說李方正教授就好了。

(9)

李方正教授——以下簡稱李方正，他剛纔是從他的一位朋友家裏出來。這位朋友編輯光報。他到那里去，是同他商量，問他寫那樣的文章是不是一定是一個好方法。文章的 Subject 是：「智識階級難道一定要打倒嗎？」照李方正的意思，還是無聲無臭的好，什麼也不說，等下去，心頭的煩惱那自然是無可如何想不也不了的。那里方且高喊打倒智識階

(10)

級，你又在這里發表這樣的文章，「那適足爲智識階級張目」。出口這幾個字，編輯先生對他一笑，笑他這幾個字用得不妥。十幾年的老友，笑也不算什麼，你也曉得我，我也曉得你。李方正好幾天沒有這樣笑過，就笑道：

「我總不像你們得善後委員會的津貼。」

李方正國文不大行，英文好。

連忙又說明他的意思：

「你這樣發表文章，那就明明白白的我們是智識階級了。一聲也不做，過了一些日子，喊的人或者也就不喊了，智識階級或者也就忘記了，——我是說大家再也不記得這四個字。」

編輯先生忙着要上報館，李方正，就過去許多事情看來，朋友們的主意實在比他強得多，（所以他另外又有一個「書獃子」的名字）沒有商量好出來了。這樣的事以前實在沒有見過。但他總覺得文章不該發表。而且，看朋友的神情，既然也有點張皇，益發的覺得發表不該了。

路上他遇見一位同鄉，——今天他沒有坐車，或者他同那位編輯先生相距不遠，所以一走就走去了。他同同鄉打招呼，他一晌知道他思想急進，似乎也沒有「入黨」，而又是一個

忠實人，便同他攀談起來，一路走進了東安市場。叙談一陣，好容易說上了他的題目：「打倒智識階級，聽說有這樣的標語，但這裏頭也應不應該有一個界限呢？」同鄉的一諾便是千金，僥倖他是一個例外，也就顧不得平素太惹人注目的幾位朋友了。同鄉卻同他一笑：

「翰林是早已打倒了，但現在鄉人裏還稱留學生爲洋翰林，可見是打不倒的。」

李方正好大一會沒有作聲。同鄉同他作別了。他懊悔，平白的同他攀談！當了李方正面前直說留學生，明明白白的含了李方正是智識階級這個意思了！的確，鄉裏人都說是洋翰林，而且他也喜歡聽，雖然鄉裏人敬他不如敬他的祖父，他也覺得他不能比祖父名貴，祖父是「真」翰林。這一個真字是李方正替翰林添的。這個還未打倒的智識階級李方正不知怎的怕聽，並怕想，一推論推到這個上頭來了就冷住了。其實這也是一個好聽的字眼，他輕易不肯辱沒的，比如，有一回，朋友們閑談，談到「像姑」，有一位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道：「就是賣屁股！」他簡直要洗耳，因爲一掉頭，然而既然也聽了，只好笑道：

「這也是智識階級的人說的話！」

東安市場的美容理髮館樓上，是李方正理髮的地方。他今天也可以理髮，就進去理髮。原來他理髮在青年會，青年會更講究，自從反基督教大同盟發生以後遷到美容來了。有

時他叫他的聽差打電話要剃頭的上他家裏來，（在剃頭的目錄上爲「外叫」）就說：「打電話到美容。」他記起「一封未寄的信」，胡適之博士譯的，每每是親身坐在美容的時候。「倘若寄去了，事情不知道怎樣？」于是一瞧，剃頭的也一瞧，對像同爲鏡子裏頭的李方正。「這樣分。」自己拿手分給剃頭的看。分頭。「那一位教授真可佩服，剃頭沒有剃完又跑去上講堂。」又一瞧，慚愧他不能這樣。「但也不必。那樣惹得學生笑……」於是覺得人生太苦了。這是一個衷心的苦痛，臉都紅了，抬了眼睛瞧剃頭的一眼，怕剃頭的看出了他的羞慚，——嚇得剃頭的怕李先生不多給小費了，以爲又分錯了。有一回他也惹得一堂學生大笑，自己該死要誇博雅，說一個書名字說錯了。一個平常的錯誤，但李方正很諱言這個，茲亦從略。

今天的煩惱，放心不下，比那個苦痛還好受得多，那是一時無可容身之地，此刻躺在剃頭的安樂椅子上，入於睡眠的狀態了，什麼都丟開了，不丟開而也丟開了，只有一個疲倦後的舒服。一睜眼睛，剃頭的正捏了刮臉的刀子要刮他的鬍子，——當然不是說李方正一定就有鬍子。他不曉得他的臉很難看，一嘴的胰子沫，他以爲他是「開用雪花之膏」的李方正，梅蘭芳同他穿了一樣的西裝。他就是李方正，何待以爲？言他的意識裏的他同剃頭的手下的

他不是一個罷了。而他的意識裏的他確乎是離不開雪花膏的時候多。忽然他又一怕，怕剃頭的一不小心刀子溜了，——那一下子不曉得要傷了他的什麼地方？割了鼻子……曉得是閉了嘴，不曉得，嘴實閉了，乃把牙齒緊一關，彷彿這樣這個害怕的思想就不來了。果然，只這樣想：其實這也並不算什麼奇事，不能怎樣責備剃頭的，誰能心裏沒有事，一有事，一不小心，刀子就溜了。總沒有聽說剃頭的碰傷了人，洋車倒有時跌壞人。不，剃頭也流血……

李正方記起另一個李方正了。那個李方正正是上蒙學，頭上還有癩癩。他沒有父親，有母親，已經十歲，應該蓄辮子的，母親說蓄了辮子癩癩更不易好，且不蓄。他愛賴頭，不肯剃，剃得痛，剃了一頭血，母親總是拿好話來哄他，並且對剃頭師父說：

『師父，拿一把好刀子，快刀子。』

他事後常納罕，快刀子，血不越發流得多嗎？不越發剃得痛嗎？當時他卻不會說，專哭。

李方正很奇怪，怎的那個樣子，那個癩癩頭太不像李方正了。但那個癩癩頭如在目前。他還留了他兒童時代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其實也是一個面目端秀的孩子，看不見頭上有癩癩，因了癩癩二字他就把別個孩子的癩癩拿到自己頭上來了。他自己的癩癩頭他沒有看見

(14)

過。他兒童時代，雖然很嬌，剃頭是站着，面前並沒有一個玻璃鏡。一想到癩癩剃頭剃出血來，簡直是皮破血出，那麼紅。他看見了一個死人，匍在地上，頭偏着，同脖子沒有連起來，殺了的……

他怕。當時他也是怕，吵得母親一夜沒有睡覺，母親埋怨他爲什麼跟着別人跑去看，這一怕他就不記得了。就是辛亥光復那一年他們縣城裏殺了一個土匪。他怕，睜開眼睛剃頭的在他的身旁。他覺得很親熱了，身旁有人。好像做了一場夢醒來，摸不着頭腦——剃頭的一扶把他從安樂椅子上扶起來了。

走出美容，下了樓梯，兩個女學生迎面而來，他也沒有留心。一個是他的學生。兩隻眼睛都瞧着李方正。李方正走過了，李方正的學生——那一天一堂大笑李方正；後來想起來她沒有笑，她微動一動她的嘴告訴她的同伴：

「李方正。」

說話時的方便，說李方正便含了李方正教授這一個意思。那一位也就領會了。不，是她先看見，不過她不說，裝在心裏。有一回哥倫比亞的某教授來此地公開演講，李方正教授譯，她在那裏聽講。

李方正剛剛走出東安市場的大門，一羣洋車夫跑攏來包圍他。他並不一定打算坐車，他依然是摸不着頭腦，但坐上了一輛了。坐到家，多給了洋車夫好幾枚。吃了飯，他似乎什麼也丟開了，不煩惱。黃昏時分，倒在沙發上，憶起他的母親。他的母親說過：「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總有出頭的日子，凡百事都離不開讀書人。」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母親雖是自言自語，而是坐在他的面前說，他暗地裏好笑。他還是覺得母親的話可笑。「Benjamin Franklin 也有過這樣的話！」忽然若有心得。Franklin 的話當然與他的母親不同了。當然要說得好聽些。但到底是怎樣的幾句，要問李方正纔明白。當初他也輕輕的讀過去了，雖然讀得熟。他的一本破爛的弗蘭克林自傳就出現眼前，書皮子有一面脫下來了。憶起那一天的樣子真可笑，拿了這一本破書賣給舊書攤子。那時他剛在某地大學預科卒業。

忽然一站站起來了，從沙發上。這一站起纔真個的是自覺，意識鮮明——
「沒有事做我就回家去。未必真到了那樣的日子，亂殺人。」
來回走了一趟了。回家去還是不行，鄉裏人一定笑他沒有事幹！

他去年暑假回鄉，他的一位本家問他幹什麼差事，他遲疑了一會，說教授怕他們不懂，

(16)

他又不會撒謊，而且，當到教授，還要撒謊纔好，李方正簡直有點不平，感到被了解之難，慢慢的加兩個字道：

「大學教授。」

「你該弄一個知事做一做，當教員幹什麼呢？」

這一位本家並且看不起西裝。——就是他，又要李方正沒有主意了。

(一九二八，十一月，二八。)

憶巴黎

野渠

(六) 初戀

「初戀人人皆有，各人巧妙不同。」

有一天近晚，我在杜君的寓所閒談，不君也在座。我們談着梅利藏特的美麗的頭髮，及茶花女的在HOTOPI的演映中的馬加麗脫，比書本上所寫的還要可愛！

「馬加麗脫！馬加麗脫！」不君伸着空空的兩手，活像那在馬加麗脫走後之夜的阿芒。
「初戀人人皆有，各人巧妙不同。」杜君正在桌邊裝接無線電音樂。這樣自語似的說了一句。

我倚坐在福端椅裏，吃吃的笑了。

「這是真的呵！」杜君說：「你不相信？——我來說罷！」

我只是笑，杜君開始說時，不君也吃吃的笑了：「真妙！」不君說。

(17)

(18)

「那一年，是暑假的時候罷，我與我的夫人結婚還不過三個月，她，我的夫人，是在□中學畢業的，常有她的同學來訪問她，我也認識了好幾個。你們得相信，男子的心理是這樣的：「在結婚之前，他愛他的情人，有如宗教家之唯一的信仰他的上帝，愛情是專一的，而且卑視一切其餘的女子。在結婚以後，却完全一反了：他愛一切其餘所有的女子，那怕是娼妓，那怕是醜丫頭，而他單單不敬愛他的夫人。」咦呀！但是我要聲明：在你們一個是研究婦女問題者，一個是研究女性美者之前：我覺得伊確實是很可愛的，我說的可愛並不如一般男子對於他們戀人的讚揚是一樣。我是用客觀的科學的眼光說的呵！」

不君抿着嘴笑。

「我開始與伊通信了！起初是替我的夫人寫覆信給伊，你們知道，爲丈夫者，是最歡喜替他的夫人覆答她的同學的信，這是一個好差使呵！」

「啣呀！好不懂事的女孩兒家呵！伊竟將我的信原封的寄給了我的夫人！我的夫人便來查問我，她竟將我的信讀得可以背誦了的！這一嚇真把我嚇得非同小可！結果是我們吵鬧了一大場！總算是我認了一個錯。」——「但是，說說是這般簡略的幾句話！要是提起我那當時的心情來，哦！天哪！那真是——真是難說哪！」杜君說到這一句話，他的頭向後靠，兩

手直舉，接着便太息了一聲。

「這就是我的初戀哪！」杜君笑了。

「現在輪到你說了！」杜君說：「你們已經聽了我的好故事了！不君，怎麼樣？」
不君只是笑。

「嘻！渠女士！」杜君說：「我要聽聽小姐們的初戀呢！」

「啣呀！」我笑了！「歸根結底，千篇一律，有什麼兩樣呢？」

「你們各人所見不同了！」不君笑着說。

「你呢？不君，你覺得怎麼樣？」

「我，——我就難說了！」不君說：「要我附和於你們中那一位好呢？各有各的意義。」

「凡是成功的戀愛，沒有不經受過初戀的！」杜君說。

「難說，」不君說，「並不一例如此。」——「你讀過屠介涅夫的小說勝利的戀歌沒有？——他們難道不是初戀成功的？」

「成功的戀愛，那就不能稱為初戀了呵！」杜君又說。

(19)

我也似乎同意於這一個說法，「是的，世上可愛的事物誠然是不多了！但是要講我們短短的這一生中遇到覺得可愛的却也與遇到不可愛的同樣的不會很少呢！這些都如浮雲似的，於我們并不執着。」我說了。

「要你說初戀倒不講，又發了一大篇玄妙的議論！」杜君說。

我笑了，「我來介紹幾篇初戀的文字罷！」我說：「豈明先生曾有一篇刊在語絲上的，還有一位馮三昧先生者，想是日本留學的，文中有一個可愛的「啲」字，寫那位女士的，啲！我也覺得很動人咧！」

「如夢一樣！如夢一樣！」我們三個人都好似同聲異調的感慨了一下。

終於因為聽無線電音樂，這談話便終止了。

可是，那樂聲給了我不少的連想，當杜不二君以為我在凝神聽音樂的時候，而我却終於不會對他們說出：

「那年我還不過十六歲。剛去通州女子師範讀書，正值五四運動之後呵，那學校本來是重讀經的，這時候為應潮流起見，我們的級上也教一點白話文。我們那級任教員就是擔任我們的國文的□□□先生，是一個倏瘦而滿帶着灰色精神的青年，他那灰色的好似頹唐的精

神，都使我們覺得憐惜的！雖然他的樣子是怯弱與頹唐，可是他的思想却非常地大膽而且澈底，因為在不久，終於爲了我們的頑皮與探偵，知道他所以那樣子頹唐及灰色之故，是爲了他的婚姻的不得意！不過，終於不妥協呵！我們都爲他這樣倔強的精神暗暗的敬仰着，——至少我是這樣，頗以爲然。可是，沒有別的意思，只常常這樣想，爲什麼爲我們所敬仰的先生，而竟有這類無聊的麻煩去糾紛他，哦！我是多麼地抱不平呵！』

我們大家送一個綽號給他，S先生！爲了他那走路的样子，老是微微的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成個斜寫的S形！起初，我們不過在暗地裏背後這樣叫了他，後來，我們特意當他上教室的時候，一點也不避忌的說到他，可是他，自然是知道的罷？並不生氣。

有一次，發的國文講義，題目是：「四美釣魚」，我一看下去，就知道是從紅樓夢中選出來的，那一回：「占旺相四美釣魚」，雖然他將探春改名爲「春」，李紋改名爲「紋」，「李綺」改名爲「綺」，「寶玉」改爲「玉」……等等。當我將這個發現告訴了我同座的同學後，立刻就傳佈得大家都知道！

S先生用了好奇的眼光注視我，問道：「你看過紅樓夢麼？」——「那是一本極有文學價值的書呵！」

S先生常常在我的文卷上寫着許多行的批語，那時候我們對於讀批語是有特別的嗜好的，勝於那寫在卷首的A十A一還有興味。許多同學中都交換或簡直是硬奪的彼此要看批語：

「吾賢……吾賢……」又有這許多「吾賢」呢！我同座的同學看了我的文卷後，用了俏皮的口吻說，「倒底是賢……什麼呢？」「賢……賢……」

我自然有點生氣，不過却也沒有什麼表示，只是此後再也不肯將我的文卷給第二個人看！

重陽那一天，正是星期日，大早，校長農太太，因為我是一個孤子的南方人及我的親戚劉先生——在女師任過教授的——之故，邀了我與他們一隊的去狼山登支雲塔，去時是叫的汽車，還來時，走了一些山路，天暗下來了，上弦的月掛在天邊，我們悄悄的走在山路上，後來，就是S先生怕我們困疲，叫了一個獨輪小車。

「給你一個詩題罷！」他說，當他送我與農太太坐上獨輪車後，他們還是只好走還學校的了。

半年過去了，十一月的下旬，我的第三胞兄從揚州繞道來同我還家吃他的喜酒，校裏還

不會放年假。我與我的三哥到了上海，又在大姊家裏耽擱了一晚，買了些零星的物件，還到家，我的小兄已先一天還到家裏了！我們多麼歡欣呵！我們那麼親愛的小弟妹們！我們又得聚會了呵！

無論談到什麼書本及讀書的事上，我必定要拉上S先生，我覺得拉上他，我的心便長了不少的助力似的！

我的小兄便百般取笑，故意的用一些奇怪的語句來惹我生氣，譬若有一回，我們正在同桌吃飯了：『金媽，來「換」一隻「碗」罷！』好好的在吃飯，無端的對我笑着說。——S先生的小名有一個『宛』

此後不但說到同音的『婉』『碗』，我便要疑心，生氣，便是說到『漢』『罕』這一類的字音，我也要不高興！

『啣呀！』——『渠弟！快點救命！宛跌下去了！』我與小兄站在院子裏，看傭人們正在整理那些醬油瓶罐，蛆虫從一個破碎的罐邊跌下地去了。小兄這樣喊。

起初我對於小兄的取笑總是十分顧忌羞法，後來是生氣了，甚至於惹得我哭泣的時候也有，再到後來，我只好笑了：『啣呀！……』我說：『要你這樣百般吃醋！』——『偏偏

的，偏偏的，——宛！」

小兄與我的感情向來就很好，他比我長了七歲。每年在熱來的暑假，我們攜着涼榻在大廳上——那時我們還在老屋裏。——他教我讀莊子秋水篇，搖着扇子，乘着涼，到冬天，在靜夜的燈光下，他教我讀李密陳情表，我們一同流着辛酸的淚，爲我們的可憐的怯弱者之情幾乎是會擁抱了！——我們的心！

小兄與我會相誓着彼此永不結婚了！是的，在我所見於世上唯一可尊敬而可愛的男子就是他了，正如他之看我爲世上唯一的可尊敬而可愛的女子是同樣的了！

可是我們這樣純潔的愛慕並不是爲現代一般批評家所論議估定的什麼拜輪強姦他的姊妹呵，亞託白依林是戀愛他的姊姊呀，還有什麼文藝上的什麼什麼性呀……的那樣。試問兄妹間的相當的親密有什麼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姊妹兄弟衆多的大家庭裏，常常會有的感情特別好。而一般閒人必要加上以如何如何的名號，並不與事實相附的也很多。

後一年的春天，我不再去通州，轉學到上海了，我的小兄就於四月中結了婚，——事前因爲了一個女同學，又是親戚的挑唆，我不能明白他了。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僅有的懺悔而抱憾的事情，對於我的小兄與我那位嫂子。我也曾還家吃喜酒，但只逗留了三天，又到上海

了。

我從轉學上海以後，我的心便全攢在「子曰詩云」裏了！從書本裏念得的憂愁也彷彿真的滿盈在現實世界上的。童年的一切，我不敢再希求，而且不願再想到了！

有一天，是星期日的晚近罷，我從大姊家裏還校，經過北南林里，遇着一位同級於通州女師的同學李女士，——她轉學到上海南洋女子師範了。問到別後的情況，也提及了S先生：

「已經結婚了，只有半年，因為精神上的苦痛罷？於今死了快半年了！」李女士說：「那是農太太說出來的，這樣的婚姻呵！」言下頗為感動，我也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無可言說的悲愴，可是，很奇怪，我的心頭却好像有一種無言可喻的輕快了！好比是了決了一件事，好比是脫出了罪囚的自由人了！哦！我的心忽然是寬寬的自由了！哦！我的心是自由了！雖然我不愁小兒再會來取笑我，而我的心却確實是寬舒而自由了！」

(25)

此後，我會遇到了好些可愛的男子，他們都有着美麗的靈魂！爲了這，我也會連想到S先生了，然而一想到他我便一無憎愛的暗自說道：「他已經死了！」——「死了，不已經完了麼？」——「完了！」我想「這是完了！」我便不再想到其他的什麼了，我可以說，直到

現在為止，我從來不再想到這些了，除了今天提筆寫這一篇文的時候。

我想，人間感情的糾紛，最好是用死來解決罷？那麼必定是可以減少許多無爲的吵鬧！我向來就理想以爲一個人生可以分爲數個時代，絕然的不同之時代：譬如有些男子是有做官的時代，讀書的時代，正經的時代，吃嫖烟酒的時代，……他們在各個時代，思想與行爲，與言論，都是截然不同的，豈但是不同而已，竟會完全矛盾的也有！這就等於死過了再生一樣！

『再生呵！我們歡迎那美麗的奇妙的再生！』

跟了S先生的死耗而日漸令我感發的：是人生的渺忽，却也是人生的偉大了！在這數年來。

一九二八，一〇，三一，晚完。

流水集

楊 騷

這幾篇都是過去幾年一些丟不掉了的品，時代落伍，本該放在字紙籠中的；但是讓我學一學人家的口吻

罷，記得的確是誰說過的；說：「請恕我的利己心！」

又我喜歡一句話，却不曉得是誰說過了不是；說：「落花何嘗有意，流水未必無情。」

以編流水集。

1928, 7, 14。

黎明中

莫待芳菲隨着曉風飛逝！

空着人兒相送的花瓶，

想折枝梅花插瓶裏；

踏碎小徑上的薄冰，

但見枯枝上坐着小女。

狹小的櫻唇緊閉，

垂首沉思的少女，

只望我嘆一口氣，

一陣白烟吹入寒空裏。

少女，請給我一小枝，

流水集

飛鳥山漫遊

野郎女粧，

三弦醉亂一叮一咚……

女子裸着脚，

肉腿喫春風。

酒香燻倦八重櫻，

酒瓶滿山橫。

夢繞花心醉倒樹下的兄弟，

祝你萬年不醒！

哦！友，看看！

滿頭簪花的老村婦，

琵琶獨自寂寞彈，

誰也不多給她一顧盼。

俚歌俗唱，

迷住了遊客柔腸，

只要胸肥唇紅呀，

可墜思歸的飛雁！

呀！人造的小瀧生涼，

洗脫心悶與遍身癢。

木橋曲小何須怕，

且渡過對岸謁神仙。

王子神社後的高堤，

小鳥花間樹上噉噉啼。

何來刺心的口風琴，

哦！少女斜依老幹吹不停！

茶花墜地任人踐踏，

紅粉絹似的櫻花正嬌媚。

啊，好友別尋佳趣去，

且拾只殘紅作伴侶。

紫藍布下蒙着什麼？

兩人慢慢地抬去……

啣！小孩的死屍！

聽說附近有火葬場呢。

心煩意亂眼糊模，

撲簌簌淚落如珠；

迴步重返飛鳥山，

笑倒滿山櫻，就歸途！

迷兒歌

我從遠遠的對面山過來，

看她在淺溪邊浣洗。

我不知她美在何處，

但她的美已深感到我心底。

重逢時，哦！她抱着死孩兒泣！

想採花贈她來去也，

及我從天國偷來時，

但見一片荒廬望我滿身汗如雨。

一片荒蘆望我滿身汗如雨，

渺無踪跡……

問青松綠竹，

說是她回家去。

路上的妹子，

你家在那裏？

我不知你美在何處，

你美永留在我心底。

殘夜曲

一聲聲，

滿都霖，

人啣孤影，

你病了深！

孤雲拖着影，

燈光殺死影。

哦，飄渺！

哦，冷清！

醉倒路旁的兄弟，

且慢醒！

寒風要帶雪來，

冷雨淋着你身。

啣！蒙着黑衣垂頭的過路人，

仰首看！

天空墜下一點小星星，

追去罷，過路人！



東京的夜市

市街籠着灰色的薄霧，

血色的燈光在痛哭；

天上幾粒星兒在暗笑，

人，狗，十字軍路傍的說教……

胭脂唇帶着眼波的襲擊，

搖動的肉塊，誘惑，電，

啊！支那料理，

大滷麵！

哈啾！五十錢，三十錢！

黃腐的香蕉一排一排，

帶着刺刀的牛頭馬面，

小飛船，小鬼臉。



哀歌¹

嬌羞的少女喇！

且下梳粧台，

凱歌美酒正酣醉，

你愛人今晚不得來。

且下梳粧台，

分點心聽取遠道傳來的風聲；

你愛人今晚不得來，
墓中人起坐着呻吟。

分點心聽取遠道傳來的風聲，

夜烏啞啞對月啼；

墓中人起坐着呻吟，

星星吐出幾道銀青的嘆氣。

星星吐出幾道銀青的嘆氣，

流落古長城萬里；

夜烏啞啞對月啼，

悽悽切切啜泣和秋雨，

悽悽切切啜泣和秋雨，

啊，負着弓傷的小鳥飛不起！

浮雲驚走月戰慄，

流落古長城萬里！

啊！浮雲驚走月戰慄，

嬌羞的少女啾聽聽罷，

遠道傳來的風嘆息，

遠道傳來的風嘆息！



哀歌

笑我有人

誰知我心！

折取紅花在手，

何處露珠瓶？

我胸痛，

我腸病，

虎骨木瓜酒，

何爲一杯一杯盡！

有情，

無命，

一重黑烟相間隔，

山明湖美看不清。

滿天神祕的星光，

逐不開大地飛塵的肆舞。

吐盡蠶絲成織絹，

流水集

掩不住紅潤有毒的肌膚。

啊！銀河不是黃海黃，

月桂不是香蕉香；

畫家難將異彩調，

悲悶的天色無邊！

黃昏雨

黃昏雨，雨淋漓，

淋漓雨，淚滴滴……

倦怠的東京都睡了，

悲美的交響樂停了，

我兩臂緊抱着美人，

身靠在風雨凌遲的枯樹。

三三

我啾！我，我，我啾！

我何所為徬徨不去！

看這冷淒淒的暮雨，

儘管無情地灑暗天地，

我身上披的又只是，

只是，只是一件愛的壽衣！

黃昏雨，雨淋漓，

淋漓雨，淚滴滴……

我遺下東京的離愁別恨，

如沒有人承受呢，

還好讓我愛的壽衣帶回去。

黃昏雨，雨淋漓，

淋漓雨，淚滴滴……

我何為感傷到這步田地？

汽笛嗚嗚地鳴了呢……

汽笛嗚嗚地鳴了呢……

啊！黃昏雨，雨淋漓，

淋漓雨，淚滴滴……

再會罷，桃紅色的短衣！

再會罷，黑眼睛的柔媚！

願，別後勿想思，

春風就地傳消息！

想念

是十二月的天氣，

北風好勁啊，

我把窗兒關起，

小鳥在窗外哀啼。

好像多了雨聲，

我開窗一看，

哦，小鳥橫斜飛，

滿天都是雨絲！

北風幾括斷我的耳根，

雨點跳上我的鼻蒂；

好冷呀，這風和雨！

流 水 集

罷，把窗兒又來關起。

窗掩一扇，呀！

那不是個女子麼？

迷迷濛濛，

她站在風雨當中。

只穿着一領薄羅衣，

恐不是又寒又飢？

「來啲！雖無火爐一般熱，

我懷中可以溫暖你。」

她把我一瞧，

三五

把頭一搖。

「來啲！雖無太陽一般好，

我懷中實可保護你。」

她把我一瞧，

把眼睛一眇。

「何所爲不來？

罷，我自己來抱你！」

我飛出窗外，

把她抱起，

再飛入窗內，

緊緊將她擁在懷裏。

「你唇上全無血色；

你看我兩唇好朱紅。

好麼，我灼熱的嘴唇吻你，

可使你的心血流動哩？

她把我一瞧，

望我一笑。

我唇兒剛和她一接，

兩手抱的是綉被一條！

白鳥

爬麼，快爬上山去！

這事塵埃還多，

雖佳樹美草滿坡。

爬麼，爬上中禪寺湖爲止，

爬到絕頂爲止！

那兒空氣清，湖水明。

啊，這才好呢，

一盤湖水如鏡，

四圍青山青青。

不再回去，定不再回去！

你看湖中也有好美麗的

青山綠樹屋宇……

昔人雖愛華嚴之瀧，

我只愛這盤湖水玲瓏，

願抱得明月跳湖中！

你看湖中有好美麗的

青水綠樹屋宇……

啊！我最愛是湖心那裏。

哦！濃霧起山頭，

水珠凝在我的鼻頭，

且到草亭下等一等霧收。

濃霧越濃，遮沒了青山；

不知濃霧裏迷住了

好多的遊女野郎。

恍惚中，望見，

一位花女在眼前，

手抱一枝花，紅又鮮。

「借問好姐姐，

在這高山雲霧裏，

花從何處折來呢？」

「我來從玲瓏的湖底，

這花我終身把持，
專等我的白鳥飛至。」

「借問好姐姐，

你家就在湖底？

你的白鳥在那裏？」

「家就在湖底深處，

白鳥麼，哦，不知飛到何方去，

怕不是迷在濃霧裏！」

霧收了，青山望我笑；

但花女的踪跡縹，風飄，

啊！湖底的綠樹青山屋宇搖！

永劫

天上月光明，

湖中月涼冷。

幽幽天邊看不見，

茫茫湖水不知邊。

冷清清，冷清清，

湖邊樹林無倒影，

一條大路穿樹林，

影影明明。

影影明明，

路上有個行人，

且走且彈琴，

哦！那是我的遊靈。

琴聲斷復續，

清澈透湖心。

樹木聽了微吐息；

月姐兒聽了更光明。

行行彈彈，

彈彈行行，

彈者不知休，

大路無盡頭。

彈者漸行漸遠。

大路越去越長，

清清婉婉，
淒淒涼涼……

L妹

L妹，你曾有幾歲！
看啲，田圃陌頭淺水邊，
幼童少女們指地畫天；
有的追逐黃粉蝶，
有的戲打水浪花，
有的呼喚小麻雀，
有的捕撈青蛙……
你獨垂頭依門首，
執着紅薔要給誰呢，素手？
燕子跟着秋風飛去了，

遺下綠泥暖巢，
空任風飄雨打明月照！

L妹，你曾有幾歲！
便愁眉重鎖着，
朱唇色褪，
青絲凝着露珠冷，
白羽染了飛塵，
好像受傷的小鳥哀哀鳴，
餘音嫋嫋，
萬里外傳到我心！
哦！L妹！L妹！
湖邊的翡翠美，

叫你無心地趕跑了！

待何時才得飛回來？

只讓你惆悵懷憶，

提着空籠啜泣；

感我昏睡的倦眼，

墜我誓不再流的熱淚，

滴滴！



漳州妹

鬢鬢的烏雲散亂在床緣，

微風吻着的笑容一隱一現，

桃紅的薄羅衣掩着柔肌，

遮不住陣陣醉人的香氣，

柳眉含情地輕鎖着，

玉手嬌垂無力。

我與愛她的弟弟，

走入她喜歡的花園裏；

我採了許多紫羅蘭，

他採了許多紅薔薇，

編就花環兒圓圓，

贈她天生的嫵媚。

跪在床前禱祈，我的弟弟：

「莫盡貪睡在輕風搖曳裏，

開開能美眸，醒醒能你！」

聽了她夢中不解的嚶語，

弟弟俯伏床緣啜泣，

我把弟弟扶起。

「弟弟，也許你看得曉月殘星，
也許我聽得暮鴉啼聲；

但與河相吻的水月晶瑩：

東山相映的烏翠花明，

弟弟呀，流水嗚咽秋山鎖雲，

啊！墓床上的冷夢中尋！」

隨感錄

一三三一 關於文藝作品的派

疑 今

最近矛盾君因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一篇「從牯嶺到東京」，據說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引起了不少革命文學家的眼熱，個個睜圓了眼喊道：「屁，屁！青年呵，不要上他的當！」

其實只要作品是有價值的，不關是寫實主義（Realism），表象主義（Symbolism），也不關是有物性（Character）或什麼Olimak的，很多過去成功的作品已可以證明了。可是在我們新興偉大的文壇却多犯了一缺點，就是觀察（Observation）的不深刻，而作品出來常能使人好笑起來；最好笑的莫大於自己冠上了什麼派和專家。

據不佞所知現在我們偉大文壇的派別，分列如左：

唯美派——滕固（見迷宮，平凡的死等）

惡魔派——歐陽予倩（見潘金蓮）

新浪漫派——郁達夫（見寒灰等集）

淫褻派——金滿成（見林娟娟，愛與血等）

象徵派——羅西（見玫瑰殘了，你去吧等）

好古派——徐枕亞（見雪鴻淚史等）

寫實派——葉聖陶（見城中等）

自然派——許欽文（見鼻涕阿二，故鄉等）

浪漫派——葉鼎洛（見未亡人，男友等）

未來派——王獨清（見HIDEC）

朱二五（見師生之愛）

承上計開十大派，還有許多恐怕是我不知道吧！可是若仔細讀起來，有的竟使我們笑了起來和絕望。像猴子戲一樣，今天演的是「孫行者大鬧天宮」，明天呢？却是「如來佛強吻觀音」……

不佞記得數十年前有些文人專攷紅樓夢的，稱為「紅學」；據最近性衝動結合的陸阿根和黃慧如事件，研究這事的人却也不少，專論這事的專集約有十幾大本，不佞美其名曰「陸

黃學。但是一從南京路過，伸手摸一摸民衆的熱情與血，却又惘然了！

信口開河，竟開罪了不少偉大的作家，諒之！

柯龍泰
女士著

戀愛與新道德

出版
預告

汪馥泉 沈端先 合譯

戀愛論多着，但大多是男子底戀愛論，要不然，也只是普通的女子底戀愛論。——這部『三代戀愛』『姊妹』『赤戀』底作者柯龍泰女士底論文集『戀愛與新道德』（現據日本新興文學健將林房雄譯本，收『戀愛與新道德』『新婦女』等五論文。）是勞動婦女底戀愛論；和一切有產者的戀愛論不同。著者柯女士，允給本書寫一序文，題爲『告新中國的男女』；卷端并附有柯女士近跡，及其小傳。凡我青年，皆當手置一篇也。

上海北新書局啓